

一個幸福的晚年，只需和孤寂做個體面的協定。

一個幸福的晚年， 只需和孤寂做個體面的協定。

撰文\黃勝旭

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1927~2014)，出生於哥倫比亞阿拉卡塔卡，從小便熟覽拉丁美洲傳統神話，自大學時期開始文學創作，成為記者後，除了文學上的創作，也關注社會議題，並時常參與社會運動。在作品《百年孤寂》出版之後，在拉丁美洲及西班牙語文壇掀起巨大回響，並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出版於世界各地，馬奎斯因此成為世界知名的文學家。馬奎斯的作品總是以奇詭的手法敘事，但在離奇的劇情中又隱含深遠的隱喻，對應真實的社會現象，因此馬奎斯被譽為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世界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西班牙作家語之一。

一冊一世界 VI 馬奎斯《百年孤寂》

一冊一世界，為成大圖書館所舉辦的書展活動，以一本經典著作為核心主題，以藝術裝置、演講、座談以及導讀等周邊活動，為忙碌的校園提供一個沉澱心靈、反思自我的場合。本次第6屆的「一冊一世界」主題書展系列活動，哥倫比亞作家馬奎斯的名作《百年孤寂》為展覽主題，由數個半身人像代表邦迪亞家族的成員，人像的頭改以燈罩代替，而燈罩上面則以書中該人物相關的名言來概括此人的一生。人像與人像間以紅線將其相繫，象徵該家族緊密而錯綜複雜的血脈關係，展場中被白布蓋上的沙發營造出邦迪亞家族沒落後家產被拍賣的蕭條，在原本安靜的圖書館裡，創造出比悄然無聲更加寂靜的場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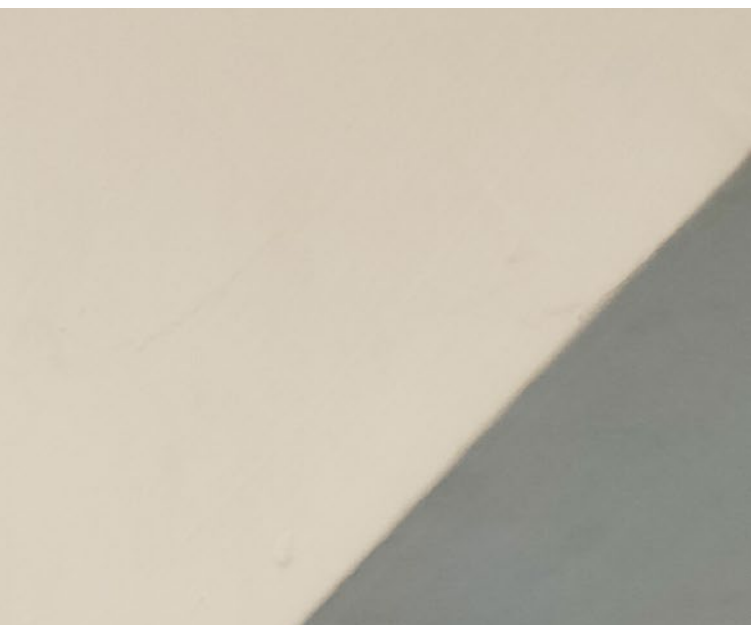
我們雖誕生於人口繁多的社會，卻生來是隻身一人

無關階級，不論經歷，寂寞是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課題，在活力四溢的校園中，學生或許正三五成群，有說有笑的前往下一堂課的教室，情侶或許正於校園步道上散步談心，某人可能在球場進行球隊的訓練，或是一群熱烈的在討論社團的期末展演，又可能，只是和幾個朋友在哪處消磨時間，但不管過的是哪一種生活，人們總歸會回到隻身一人的時候，總會回到沒有他人的住處，總會自己一人踱步於人來人往的街道，總會回到那張只有自己的書桌，為了自己的考試，讀著自己該念的書。



一個幸福的晚年，只需和孤寂做個體面的協定。





此次以《百年孤寂》為主題的書展活動，特意開放互動區，那裡備有筆和紙張，讓學生書寫自己寂寞的狀況，以及自己面對寂寞的策略，寫完便將紙張黏貼至互動區的白牆上，讓學生藉此次主題探索自己的孤獨，並思索該如何與孤獨相處。為期三月的活動，白牆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孤獨，有來自伴侶分開的寂寞，有朋友各奔東西的孤單，不論是怎樣的情況，學生們最後的回答大多都是接受了孤獨，更投入的面對生活。除了此次互動區的設立，本次活動亦延續過往共創的精神，邀請校內來自巴拉圭、哥倫比亞、尼加拉瓜、印尼、貝里斯、愛沙尼亞及薩爾瓦多等國家共 9 位國際生在藝術治療師的引導下，藉由裝飾物、顏料、服裝來塗寫展場中的半身人像，抒發自身與《百年孤寂》的文化連結與省思。有來自巴拉圭的學生被《百年孤寂》所描繪拉丁美洲無止盡的內戰

所觸動，用羽毛象徵拉丁美洲的傳統文化，紀念拉丁美洲被帝國主義殖民的陰影；也有其他學生對邦迪亞家族不斷輪迴的家族悲劇有所感觸，用樹為表徵來想念自己的家庭，又或者是被書中的烏蘇拉感動，希望自己也能像她那樣，即便處於痛苦與孤獨之中，也依然能持續給予愛。出於各自的理由，展場中的半身人像被雕塑成不同樣貌，懷著不同的想法與情感。策展人林蕙玟表示，書展期間恰逢對拉丁美洲國家極為重要的節慶—聖誕節，一個如同我們的新年一般重要的節日，但礙於疫情仍存在風險，許多國際生無法回家與家人共度節慶，同時面臨緊迫的期末考，於是希望以《百年孤寂》為觸媒，邀請學生加入打造展覽的行列，「讓展覽不只是一言堂。」一方面讓國際生表達透過《百年孤寂》一書所體認的自身文化，也促進校園更多元的對話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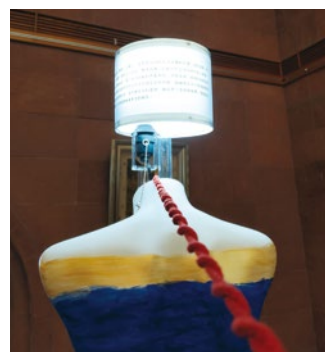
一個幸福的晚年，只需和孤寂做個體面的協定。



時間沒有流逝……它只是不停轉圈……

戰爭，對於拉丁美洲而言，就像是深植當地，難以根除的毒癮，整個地域裡的一切陷入戰爭的狂熱，自大航海時代，西班牙登陸拉丁美洲開始，這個地區便失去了安寧。在西班牙的殖民統治下，拉丁美洲被切成各個破碎的地區管理，加上西班牙嚴苛的移民、經濟活動限制，各地區間不但沒有交流，還具有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美洲原住民、西班牙裔美洲人、黑人、白人、地方仕紳等等各種身分階級難以數盡，最致命的是西班牙透過天主教信仰實施思想控制，箝制了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智，造就了一個容易煽動又不去思考、質疑的人群，培養出獨裁者如魚得水的溫床。

18世紀，是一個屬於革命與動盪的時代，隨著法國大革命爆發，全世界掀起了一系列革命運動，整個地球陷入革命的狂熱之中。而革命對於拉丁美洲好似一星火苗落入遼闊草原，一瞬間，戰火燃遍整個拉丁美洲，自拿破崙入侵西班牙領地，加上西班牙內地發生動亂，難以顧及拉丁美洲，為推翻西班牙



長久以來的殖民統治，拉丁美洲的各個國家趁著法國大革命打亂歐洲各個殖民大國之時，因海地革命掀起革命的浪潮，各地紛紛發起革命，透過十多年的抗爭，拉丁美洲擺脫了西班牙的統治，人民為革命付出鮮血，此時，他們歌頌的是獨立。然而，天主教對當地的影響力已根深蒂固，各地軍閥為爭奪利益展開內戰，新的戰爭掀起，為了打後續的戰爭，拉丁美洲向英國貸款，使得英國接替了西班牙，透過經濟活動控制拉丁美洲，漸漸的，雖然戰爭沒有止息，但人民忘了戰爭是為了獨立。

20世紀，美蘇冷戰，諸多小國分立的拉丁美洲成了左右派互相角力的遊戲場地，1970年拉丁美洲爆發許多內戰以及共產革命，時至今日仍未止息，戰爭所需要的代價從未有二，就是鮮血與安寧，雖然人們似乎並不在乎，但戰爭的目的這次是為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對立。拉丁美洲就如《百年孤寂》書中的馬康多小鎮，在悲慘結束之後，迎來的不是光明，而是遺忘了悲慘的人們又要再次經歷悲慘……

“...time was not passing...it was turning in a circle...”

—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time was not passing... it was turning in a circle...”

— Gabriel

一個幸福的晚年，只需和孤寂做個體面的協定。

馬奎斯除了是世界著名的作家之餘，也是一個稱職的記者，更是一位注重文化、社會議題的社會運動者，在《百年孤寂》一書中，馬奎斯藉邦迪亞家族每代主角相似的名稱，以及共同的命運來顯示拉丁美洲歷史那周而復始、永不止息的內戰，彷彿一場戰爭的結束就是為下一場戰爭的開始揭幕，每場戰爭的國家主權不同，從西班牙變為英國，再到美蘇角力，戰爭的目的也有所不同，但不變的是，戰爭所帶給人民的紛亂，嚴重擾亂了拉丁美洲人民的生活，可同樣不變的是，拉丁美洲的人民似乎缺乏對戰亂的記憶，總是又會被新的戰爭鼓舞，促使下一場戰爭爆發，使得一切就像是個周而復始的迴圈，不停的重演相似的劇情，帶來相同的傷痛。馬奎斯筆下的馬康多小鎮，宛如拉丁美洲歷史的縮影，六代邦迪亞家族的男主人在殖民、專制、獨裁的鬥爭中迷失自我，沉溺或逃避於權力與情慾之中，最終導致衰亡，迎來孤寂終了的命運，而虛擬小鎮馬康多，最終在一次又一次的鬥爭輪迴裡幻滅消亡，遺失於人民、歷史的記憶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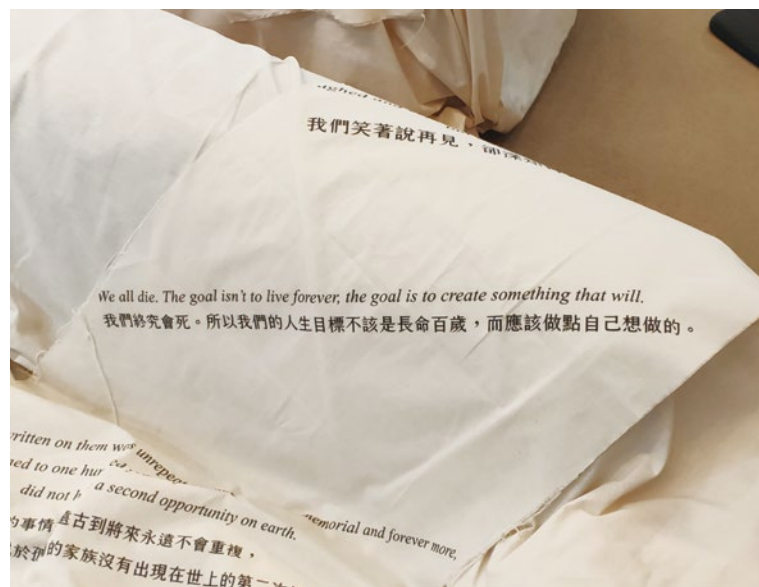


生命中曾經的所有美好，終歸需要用寂寞來償還

《百年孤寂》一書中除了描寫拉丁美洲內戰不止的歷史之外，還有一個主題便是寂寞，書中所提及的寂寞指的並不是孤單，而是死亡所帶來的寂寥。馬奎斯透過邦迪亞家族六代人每個人各自的執念以及狂熱，所引來共同的結局，也就是寂寥的死亡，像是老邦迪亞因發瘋被綁在樹上直至死亡、亞克迪奧的血從郊外流回家裡才被發現死亡、出生不久就被螞蟻吃掉的奧雷里亞諾等等，馬奎斯用種種離奇的死亡來凸顯權力、情慾的鬥爭所招來的悲劇，更是希望用這樣的死亡來讓總是記不起悲劇的人們去感受死亡的寂寥。閱讀《百年孤寂》可讓人去省思自己的生平、死亡以及執念，是否那些奇詭的狂熱只存在於書裡？難道現實之中我們便不曾陷於某些妄想，而偏執的去追求嗎？我想總是有過的，而馬奎斯也告訴了我們，無論當下感受到怎樣的美好，所作行為皆需要在接下來的人生用寂寞、不幸來償還，以此告誡人們不要陷於妄想與執念，要去辨清事實，並找尋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有時，寂寞是自己招來的，而有時，淒涼卻似命運安排的，雖然我們不像書中邦迪亞家族的成員們具有那樣戲劇性的寂寞，但我們每個人總會有個只屬於

自己、只有自己一人的時刻，這個時候，我們便需要去和自己對話，去感受自己的感覺，如同書中的角色們，這是個無關對錯的時候，而是需要自己一個人去細細品嘗的時刻，就像過度悲傷的倭良諾，面對邦迪亞家族六代註定的命運，他去感受他應該感受的悲傷，我們也應如此，要仔細去體會每個屬於自己的感受，因為這個感受是來自過去堆疊而生的回饋，無論好壞，都是只屬於你過往人生的產物。



“What matters in life is not what happens to you but what you remember and how you remember it.”

—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